

最后十八年 晚清

②

八国联军侵华，朝中各派内斗

黄治军 著

全新修订版重磅上市!

为何晚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尺度变革，
依然中兴梦碎，走向灭亡？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黄治军，男，汉族，1981年生于湖南，现居北京。传媒行业从业16年，26岁即成为央视媒体主编。个人出版多部作品，《晚清最后十八年》和《晚清变革密码》为其力作。

酷爱历史，自小熟读兵法、经史子集，曾通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后专注于晚清史。为了寻根探源地解答内心对于清亡的疑问，自2011年开始逐一翻阅清史原始资料并实地考证，专注撰写晚清史。《晚清最后十八年》首次出版即受到业内专家、政府官员、企业家等众多历史爱好者的一致好评。

新浪微博：@作家黄治军

微信公众号：黄家理炮

晚清 最后十八年

②

八国联军侵华，朝中各派内斗

黄治军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最后十八年. 2 / 黄治军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5075-5159-4

I. ①晚…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2225号

晚清最后十八年 2

WANQING ZUIHOU SHIBA NIAN 2

著 者：黄治军

策 划：胡慧华

责任编辑：刘超平 寇 宁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cs.com.cn>

投稿信箱：hwcbcs@126.com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编辑部 010-58336222

发行部 010-5833626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明恒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159-4

定 价：53.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强拆血案”：武术大师赵三多自创义和拳会	1
第二章	义和拳的“神化”之路	19
第三章	党争的开始：端王集团的惊世废立阴谋	26
第四章	慈禧的布局：荣禄崛起	42
第五章	权力安全：慈禧维持统治的核心	58
第六章	党争的发酵：山东巡抚之争	74
第七章	义和拳进京前的疯狂	93
第八章	义和拳是如何进北京的	110
第九章	端王步步紧逼，慈禧调军自保	121
第十章	被内外势力逼到绝境的慈禧进退失据	132
第十一章	开战决策的秘密：最后的御前会议	147
第十二章	向十一国开战	167
第十三章	大沽口保卫战：优势下的惨败	180
第十四章	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	197
第十五章	“东南互保”：大臣的算计	214

第十六章	聂士成：最后一位传统名将之死	234
第十七章	四千发炮弹攻不下使馆：荣禄的秘密	252
第十八章	北京的沦陷	268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在京津的暴行	281
第二十章	李鸿章一生中最后一次议和	293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终极启示	318

“强拆血案”：武术大师赵三多自创义和拳会

强拆血案案发梨园屯

在山东省的最西部，山东、直隶、河南三省交界处，有一个叫冠县的地方。和清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它土地贫瘠，人们靠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为生，思想封闭。自从 1861 年（咸丰十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允许传教士进入清国内陆地区传教之后，在冠县总共 24 个村中，有 11 个村建起了教堂。

梨园屯就是这 11 个村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总共有近 300 户人家的大村，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镇”，其中入教的教民有 20 多户。

而镇民和教民的相处并不和谐。

1861 年，第一批传教士便到达梨园屯，之后陆续有其他传教士到来。外来人口到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他们见屯子中心有一座已经破败的玉皇庙空着，便打起了这座破庙的主意——想在这座玉皇庙的地基上建一座教堂。

但要拆掉这座玉皇庙，还是会有不小的麻烦，因为这座庙是有主人的。

大约在康熙年间，梨园屯当地的富人捐出了一块地，总共有 41 亩左右，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三亩多的宅基地，主要用于修建当时的“希望小学”——义学，以及义学旁边的玉皇庙。另外一部分是大约 38 亩的耕地，这是“学田”，用来维持义学的日常开支。

现在我们知道了，玉皇庙的房产和地产是屯子里公产的一部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镇民共有的小产权“庙”。镇民的想法是，如果传教士可以不打这块地皮的主意，换别的地方修教堂，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就不用搬家，那就最好；如果一定要拆迁玉皇庙重建教堂，那么至少要给神仙一笔“安置费”吧。

当然，所谓的“神仙安置费”也就是给镇民们的一笔拆迁费，地是大家的，你要用地，就必须出钱。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屯子里的人最担心的就是：传教士仗着他们是洋人，强拆了玉皇庙，拆迁费却没有着落。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镇民们想多了，传教士并没有强拆，只有 20 多户教民向“街道办事处主任”（三街会首）提出了一个请求：将那 41 亩地和房产分了了事，并且他们这些教民只要包括玉皇庙在内的那三亩宅基地。

教民们虽然入了洋教，但他们世代也是梨园屯的人，祖辈们留下的公产自然也有他们的份儿。于是三街会首召集当地士绅研究商讨，确定了分配方案：20 多户教民如愿以偿地分到了那三亩宅基地，而其他镇民分得了 38 亩耕地。

虽然宅基地是教民自己想要的，但三街会首搞出这个分配方案还是别有用心的。三街会首并不是教民，自然要维护镇民们的利益，宅基地是薄田，不能种棉花，又只有三亩多，把它们分给教民应是让镇民占了便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三街会首还让大家立了个分地清单的字据，以防教民将来反悔。

而教民们接下来的行动很是出乎会首们的预料：教民们不仅没有反悔，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分地清单。然后，他们把得到的三亩宅基地集体献给了传教士！地基上的玉皇庙被推倒，一座小教堂赫然耸立！

难怪他们不要良田只要地基，原来是拿来献给洋人啊！三街会首和镇民们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特别是主持分地的三街会首和士绅们，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原本能拿得最多的拆迁银子也落了空，是可忍，

孰不可忍！

而镇民们愤怒的原因也是拆迁费落了空，他们原本指望能从传教士征地修教堂中分得一笔银子，没想到狡猾的传教士还是通过“曲线拿地”无偿获得了地基。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每当外来势力入侵时，底层农民们就一直对自己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十分敏感。镇民们感觉他们既遭受了损失，又受到了侮辱；更有甚者，当时已有不少镇民传言：洋人其实是给了屯里教民人家40两银子的，只是教民们偷偷私分了，并没有给屯里。听到这样的传言，镇民们更加愤怒了。

三街会首和士绅的代表六个人，带领愤怒的镇民来到县衙上告。就是从这一天起，梨园屯漫长的民教冲突正式开始！

“六大冤”的上告之路

镇民告的是教民没有权力将“屯里的地献给洋人”，但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朝廷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而教民拿他们自己的地献给教会修教堂到底可不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大清的“外交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夹在民族感情和洋人之间，一直支支吾吾，问题悬而未决。聪明的县老爷只好将此回避，他根据三街会首签下的分地清单判定：传教士拿地有效，修建教堂行为合情、合理、合法。

三街会首们签这个分地单子原本是防止教民反悔的，现在反而吃了一个哑巴亏，因此他们情绪比较激动，态度比较恶劣，动作也比较粗暴。县老爷只好不拿他们当“干部”，出动兵勇把他们抓了起来。他们最后虽然被保释出狱，但在梨园屯颜面无存。

六个人决定：再往上告。我就不相信没个做主的地方！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变卖家产，筹集上告资金；有人背着干粮，躲过地方官的围追堵截，从东昌府、济东道，一直上告到山东巡抚衙门。

然而，上告是没有用的。在东昌府，知府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

所说的事情即便有理，我也管不了，就算是我想管，也不敢管啊！”其中那三个“上告专业户”被抓了起来，被判坐牢。这六户原本还算富裕的人家倾家荡产，但官府的行动并没有吓退他们，他们一直在坚持上告。从拆迁事件发生起，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人坐牢、有人家破人亡、有人被革去功名，年华老去，他们也由最初镇民口中的“六先生”，变成了梨园屯的“六大冤”。

在“六大冤”上告的同时，梨园屯的镇民也没有放弃为夺回地基而努力。他们和教民进行了无数次扯皮，今天镇民扬言要炸了教堂，明天教民扬言要带洋人来捉人，大家你来我往，谁都不好惹。

教民们毕竟是人少的一方，最终还是他们逐渐妥协了。在县衙的调解下，经过漫长曲折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教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教堂，但教民要把玉皇庙的地基退还给镇民。

这个结果其实是谁都没有“妥协”，等于是县衙主动承担了200两银子买地皮和修建教堂的费用，就让官府花钱去买个稳定吧！

在镇民和教民看来，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但他们还忘了此事牵涉的另外一个机构——教会。

教会是传教士的组织，它对这个调解的结果很不满意。教会认为，既然教民们已经把地献出来了，按照西方的契约精神，那么就连教民也不能再对这块地进行处置，能做主的只有接受献地的传教士和教会。

其实教会的反对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皮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在乡村中的威信。威信一下降，传教工作就不好开展。

问题又拖下去了。几年后，山东主教越过山东巡抚衙门，直接找到西方国家驻北京的公使，请公使们出面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重新解决。

总理衙门很快批示给山东，山东巡抚衙门指示东昌府解决。在东昌知府的干预下，冠县县衙的调解裁决又变了：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

为镇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玉皇庙，但镇民要同意玉皇庙的地基归教会。

绕了一圈，还是冠县县衙出钱，只不过地皮又给了教会。县衙认为这个转变是很高明的，应该三方都会满意。然而，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当初教民之所以妥协，并不是他们真心想妥协，只是他们畏惧没有人教的镇民人多势众。现在，看到县衙在教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偏向教会，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必须将闹事的镇民们“整怕”，免得他们将来报复。

在教民的要求下，教会向县衙提出：必须惩罚那些“无知愚民”，将为首的“六大冤”全部通缉捉拿，才算完（“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

连县老爷都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不打算理睬。而在梨园屯，“官府受教会的压力要来拿人”的谣言已是满天飞，这些谣言正是教民发出来的，为的是给镇民们一个警告。“六大冤”赶紧去做一件事情——搬武器。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高涨的时期，山东巡抚衙门曾经下过一道指令，要求通省办“团”。当然，这个“团”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经常见到的地主武装——团练。而当年梨园屯的团练首领正是“六大冤”之一，而现在，他们把原本用于团练的武器搬到了玉皇庙，准备一旦官兵来捉人，就大规模发动镇民武力对抗！

这么多的人持械聚集，严重影响地方稳定！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惊动了，迅速派出以“副省长”（道台）牵头，东昌知府、临清知州、冠县县衙组成的四套班子进驻梨园屯，找到“六大冤”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原本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有的还吃过皇粮，干什么跟官府对抗呢？虽说你们是地头蛇，强龙也不压地头蛇，但你们也是知道的，教会可不是一般的强龙啊！他们可以直通北京的公使，而公使又可以直接向总理衙门交涉，外交压力朝廷又顶不住，所以官司你们是打不赢的。武力对抗更没有好下场，你们不想想，

这是谁的天下？你们手里有枪，还能多过朝廷的枪？

“六大冤”原本就不是打算要对抗官府的，只是为了自保；现在道台大人亲自做思想工作，他们终于泄气了。是的，这是一场不可能的胜利，因为结果早已注定了。为了争地，“六大冤”已经倾家荡产，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六大冤”同意不再上告，也保证不再武力抗教，玉皇庙的地基给教会。然后，“六大冤”相继带领他们的家人，全部离开了梨园屯，远走他乡。“六大冤”很清楚：虽然自己不再闹事了，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再对教民闹事，他们必须防备将来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

在“六大冤”离开之前，镇民中还有八位并不甘心的落第秀才想继续上告，他们找“六大冤”帮忙，被“六大冤”拒绝了。八个人也最终没有再闹起来，在梨园屯的教案史料中，他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外号——“八大讼”。

随着“六大冤”和“八大讼”的彻底撤出，在后来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利益集团——士绅集团的争斗告一段落了。他们是乡村秩序（包括邻里纠纷、家族矛盾、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的秩序）的维护者，也是朝廷在乡村的真正统治基础。县老爷断个案子，除了银子和美女，士绅们的态度起了关键性作用，甚至完全可以替代县官断案。手中的这些权力也一直是士绅们在乡村里拥有威信的来源，现在突然冒出一批传教士、冒出一个教会，竟然可以剥夺他们原本掌控的维护乡村秩序的权力，竟然可以让一部分教民从此不受他们的管辖，很不爽啊！

但是，教会的出现除了会削弱士绅集团对乡民的掌控，其实还给了士绅集团趁机摆脱官府的机会。

因为教会势力同样冲击了官府，当教会势力向地方官府势力发动进攻时，原先受地方官掌控的士绅其实也在趁机摆脱官府，去争取他们在乡村中更大的权力地盘。这正是一直跟官府站在一起的士绅一反常态，不惜全力“为民争地”的另一原因。事实上，士绅们在领导镇民们进行抗争时，都有意无意地拉开了与州县官府的距離，他们并不相信同样受

制于教会的州县官府的“能耐”能比他们大多少，直到道台前来压制。

也就是说，随着教会势力的到来，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朝廷行政系统对这个国家的掌控能力都进一步被削弱了。教民们只相信教会，乡民和士绅也并不信任地方官府，在广大的乡村，朝廷开始逐步丧失它的统治根基。

教会得到了地皮，他们开始组织人马扩建教堂，原来的小教堂又变成了大教堂，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着梨园屯的人们。但是，有知识的“先生”们不再闹事了，梨园屯的人们一时间没有了主张，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再阻止教堂的扩建，不再折腾、不再闹事、不再上告、不再拦轿喊冤，梨园屯恢复了暂时的稳定。

但稳定也仅仅是暂时的。

因为“十八魁”已经横空出世！

“十八魁”拜师赵三多

梨园屯有十八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常见的阎书勤。他们都出生于贫困之家，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他们从小就从父辈的口中听到玉皇庙的争地纠纷，小时候是躲在树后用弹弓袭击教民和传教士，现在，他们决心用行动来捍卫家乡人民的财产和尊严。

而他们的行动，就是诉诸武力。十八个小伙子公开宣言：官已经不讲法，那我们就不守法！

他们不会再上告了，十几年的上告已经被证明是毫无结果的，官府只关心稳定，并不在意何为真正的矛盾纠纷和利益诉求。矛盾很复杂，但地方官府只会用“不允许破坏稳定”的说法来维护稳定，这样的稳定又如何能维持？

“十八魁”就是镇民给他们取的外号，看来照这样发展下去，什么“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将”也很快就会出现。用专业

术语说，“十八魁”是一种“激情型的政治参与”，他们对土地之争的感性认识要远远超过理性认识。他们只知道“要守住祖祖辈辈的土地，不要让它们被洋人夺去”，即使是用武力，即使是用暴力，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他们自认是在做一件无比正义之事——维权！

因为穷，“十八魁”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怕个啥，干吧！

“十八魁”包围了教堂，对教堂发起了进攻，各种长短的扁担飞舞，各种大小的石头横飞，教堂的扩建陷入僵局。然后，“十八魁”冲进教民家，把教民们赶出了梨园屯，直到教民们搬来了救兵。

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梨园屯的局势陷入了僵持：只要教会前来扩建教堂，“十八魁”就会率领镇民冒死拆房；而只要镇民试图在地皮上推倒教堂重建玉皇庙，教会则也会出动洋枪队阻止。

无奈的东昌知府只好下了一道命令：双方都不得修，就让那块地荒在那里吧。

这仍然只是道和稀泥的命令，也仍然让双方都不满意。而随着教会势力越来越大，“十八魁”很清楚：要夺回土地，就必须战胜洋人的洋枪！

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的目光落到了邻县威县（属直隶）一个叫赵三多的人身上。“十八魁”打算前去拜师，而赵三多，是大名鼎鼎的梅花拳传人。

在介绍赵三多和梅花拳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直（直隶）东（山东）境内的三大民间武术组织。

首先是白莲教。白莲教虽然在清国的北方地区影响广泛，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白莲教算不上是真正的武术组织，而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宗教组织。

它的教义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末日的（不是2012年，具体哪天不太清楚），而且这世界末日还不止一次，是有三次——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各一次，这也就是白莲教说的“三劫”。由一劫转向另一劫称为“运劫”，此时白莲教信仰的最高神——无生老母就会指派一位救世主（从过去到未来分别是燃灯古佛、释迦牟尼和弥勒佛）降世，信奉白莲教的

人们就是在这“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的带领下，“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最终战胜世界末日（不信教的人就不敢保证了）。

白莲教的活动中心在北方，而北方的活动中心在山东，每当人们感觉活不下去的时候，白莲教就出场了，它是被利用得最多的起义旗帜。元末，这里的人们利用白莲教的旗帜反元（给朱元璋帮了忙）。明朝建立后，白莲教又反明。而到大清建立，白莲教竟然又成为反清复明的旗帜，成为一个永远反政府的组织。

对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谈白莲教而色变，白莲教几乎就是叛乱的代名词。朱元璋虽然也是混过白莲教的，但他上台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禁教。此后明清的各位皇帝都继承了这个传统。白莲教被定性为历史悠久的“邪教组织”，一旦发现，就会被严厉镇压。

其次是大刀会。它是甲午战争之后在山东地区新出现的民间团体。

甲午战争中，山东内陆的大量兵力被抽调到奉天前线保护陵寝，导致当地兵力空虚。这种情况正是土匪喜闻乐见的，所谓月黑风高夜，谋财害命时，地主家的“密码箱”他们已经惦记很久了。而地主老财为了保护财产，自然要花钱雇用一些武术高强的人做保镖，后来这些人干脆成立了一个组织——大刀会。

大刀会的成员中有不少武师，由于他们是奉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所以他们很喜欢吹牛，比如他们的刀是世界上最快的刀，而他们的身体也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盾——刀枪不入。另外，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大刀会，除了要会武术，入会时还要交上一笔“香火钱”，相当于“加盟费”，从此就有资格受雇于地主老财了。

一开始，地方官府对大刀会的存在基本上是默许的，打击土匪盗贼，这也是好事嘛。然而后来官方开始严厉打击大刀会，因为大刀会做了一件给政府找麻烦的事——反教（教会）。

土匪们洗劫财物后，为了逃避打击，纷纷入教。对于教会来说，这只是又增加了几个教民，而大刀会和教会的梁子却正式结下了。

最后出场的是梅花拳，它既没有“反清复明”的宗旨，也没有打击土匪盗贼的任务，这是一个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传统武术组织，在直隶和山东有广泛的练习者（引自《梅花拳拳谱》：“好练之家可传也，不好练之家仅仅收藏也，不可传匪人也”）。

梅花拳最初是在桩上练习的，因此它又叫“梅花桩”。关于拳法的部分这里就不过多讲述了，它主要包括基本形体（架子）、成拳、拧拳和器械四个部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原本在桩上练习的拳法，对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的要求那是相当高的；练练它不仅可以减肥，还能在腹部练出像梅花花瓣一样的若干块腹肌。

而梅花拳除了练习拳术套路的“武场”之外，还有练习内功心法的“文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莲教式的宗教迷信。我曾经看过部分“文场”的词句，看完后深受启发，感觉在尘世中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们简直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心灵鸡汤”，比如练武要讲究武德、保持高尚的情操等。

另外，作为民间自卫的武术组织，梅花拳并不反抗朝廷，这是梅花拳和白莲教的一个区别。

平时加入梅花拳的都是普通人，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保护自己，他们不反朝廷，也不像大刀会的成员那样，把武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梅花拳的武术宗旨强调的是“自卫”，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以理服人；人若再犯……抡起拳头上去，直打得对方两眼冒梅花！每年春天梅花盛开的时日，正是所有梅花拳传人的节日，各大梅花拳传人都要聚在一起，组织自己的门徒进行拳法套路表演和切磋——亮拳。

作为大名鼎鼎的梅花拳第14代传人，赵三多已经收了近2000名弟子了，面对前来拜师的“十八魁”，他感到很为难。

赵三多很清楚“十八魁”拜师学艺的目的就是对付教会，碍于梅花拳严格强调“自卫”的传统，赵三多并不想卷入与洋人的纠纷中。既然连“六大冤”都因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离开了梨园屯，他这个外乡人更加

有理由不去管。

但对“十八魁”的遭遇，赵三多又深感同情，他虽然是外乡人，但梨园屯两代人维权的故事还是打动了。他很矛盾，他觉得作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武术大师，他有必要为乡邻仗义出手。

考虑了很久，赵三多还是拒绝了。没办法，师门的规矩太严格，而洋人的枪又太厉害，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但是，赵三多不答应，他的弟子们很有意见，因为“十八魁”诉说的冤屈引起了这些热血弟子的同情。他们一起找到赵三多，跪地请求赵三多，然后他们采用了激将法：师父啊，您好歹也是十里八乡的武术大师，怎么会怕洋枪呢？

跪请和激将之下，赵三多终于同意收“十八魁”为徒。梨园屯拆迁事件终于变成了梅花拳师门的事。而赵三多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将使他再也没有回头路。

赵三多将队伍改为“义和拳”

1897年4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乙卯日），梅花盛开的季节，在传统的“亮拳”之后，“十八魁”带领近2000人攻打了教堂，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梅花拳的弟子。在冲突中，一名保护教堂的教民被打死，梨园屯所有教民的家全部遭到洗劫。20多户教民全部逃离了梨园屯，“十八魁”将教堂捣毁，夺回了全部三亩地基。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震惊了。此时的山东巡抚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作对的李秉衡。李秉衡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冠县县衙认真处理好此案，维护社会稳定。而冠县县衙一向是没什么主意的，现在他们看到镇民势力强大，又打算默许“十八魁”的夺地行动，但又不敢太得罪教会；考虑之下，冠县县衙发布告示：无论是镇民还是教会，地基都不能要，必须收归县衙所有，去盖一所义学，同时县衙负责为教会另外购买一块地修建教堂。